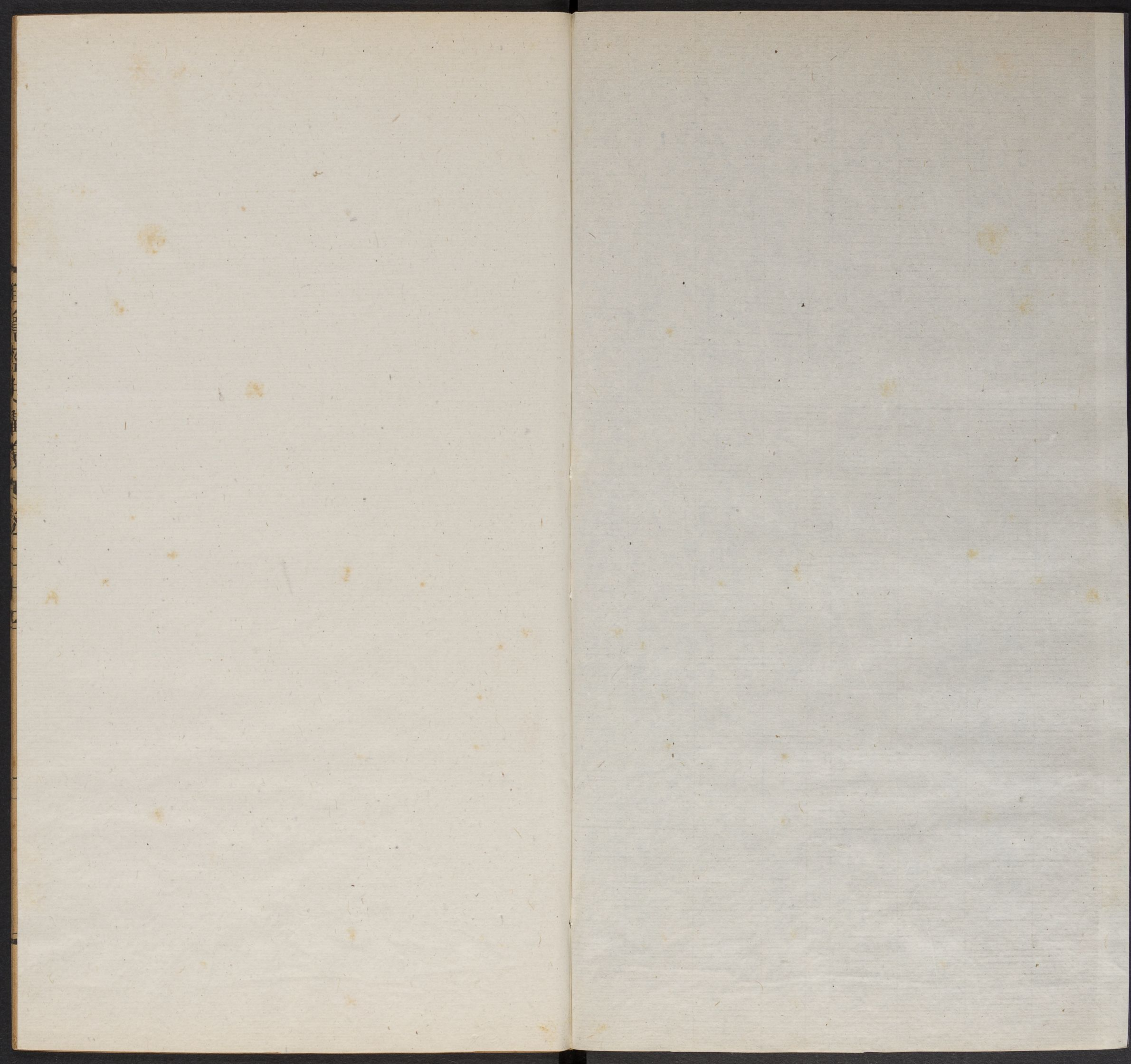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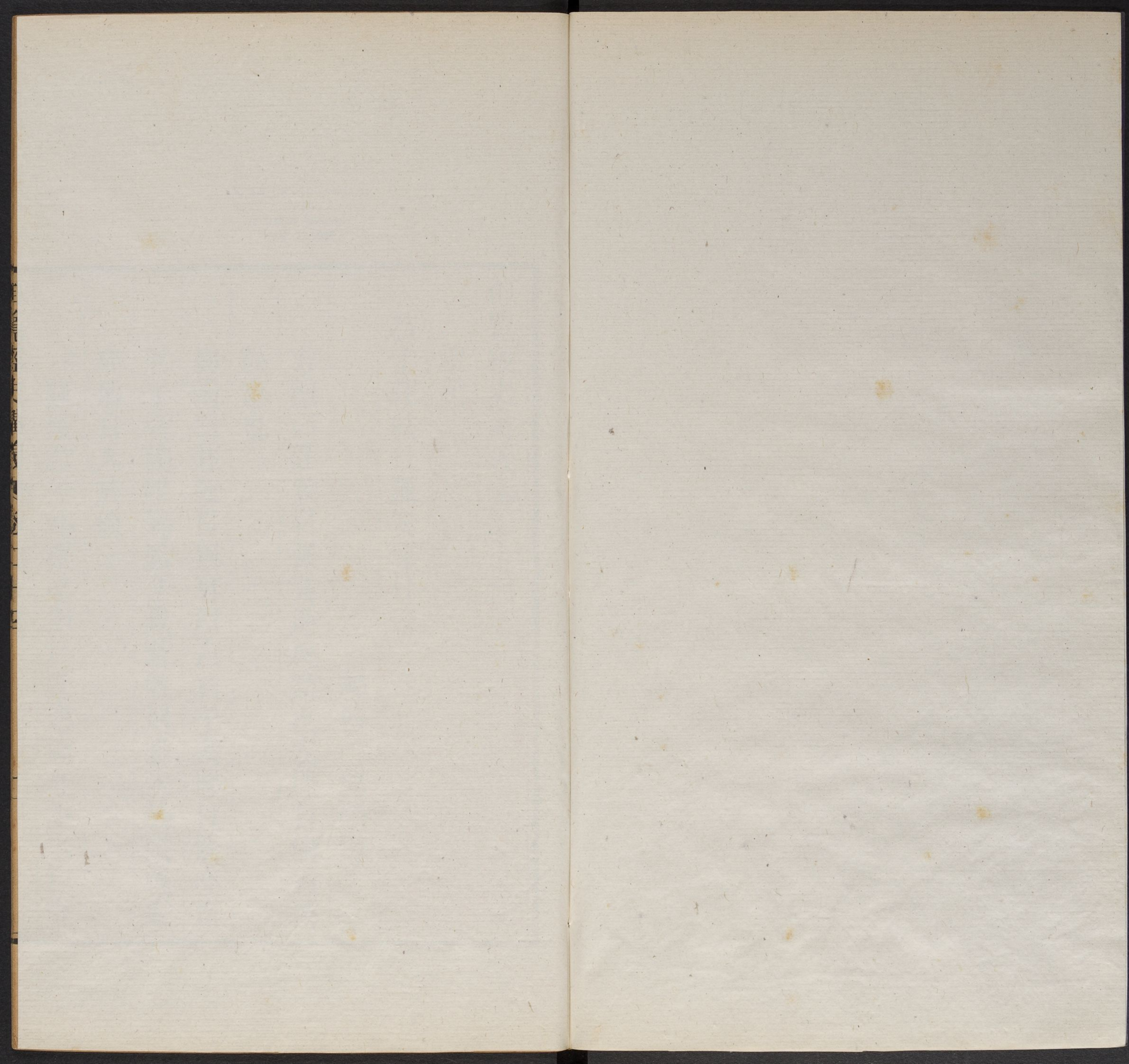
7154/4484

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30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四

禮記

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

方慤曰莊敬日强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薄於怠也

周諝曰莊敬日强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强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臣謹按君子爲學必期於進德而非主之以敬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編修 臣龔學海



御覽經史講義

卷二十四

一

則泛泛爲功亦無實地可據故此二語切指敬肆得失之機以明其要也日強日偷俱主心志而言心之果確奮發處便爲強心之牽制陷溺處便爲偷二者相爲倚伏如水火然此盛則彼衰也蓋莊者所以持身也敬者所以養心也身心異用似有各致之功然敬爲德之聚可以合內外徹上下故天下未有敬而不形爲莊者威儀丕著聿昭其定命之符寅畏時深早裕乎作肅之本如是則制外以養中因志以帥氣尊所聞而高明行所知而光大由希賢希聖以達於

天無悠忽之情而有遜敏之效也此而欲其不日強也得乎至於惰慢之氣設於身體而毫不知檢是之謂安天下亦未有安而不出於肆者鑑本朗也翳之則昏玉本潔也玷之則汚以有用之心置諸無用之地則茫昧之衷錮而不開嗜欲攻取之端必且環伺其有瑕可指之隙而迭起以爲擾銜轡疎而氣之決驟溢於奔駟隄防失而情之橫放甚於潰川勢固然矣世之人徒以爲安肆便已而不知其旣嘗此味則相煽相引寢深寢溺志氣之浮靡神思之流蕩有潛

滋暗長而不覺者或者欲去其偷而不悟乎所以莊敬而日強之道乃妄從事於擊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遂謂可以息朋從之擾而安一心之宅也譬之履彼周行而故岐其徑以窘步誤不已甚哉臣嘗伏而思之天人有互勝之形善惡無中立之界雖爲君子果莊敬則強或安肆則偷誠有如周諝所云者然臣以爲不獨君子之進德然也人主之澡身浴德必先有其綱維之具而後能握乎宰制之原朱子曰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說堯之德欽是第

一箇字欽卽敬也而所謂允恭者非莊而何元德如舜豈復有當戒之事而當日一廷之上有慮其或卽於安者益之戒怠荒皐之戒逸欲是也有慮其或入於肆者禹之戒傲虐是也可見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上聖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不敢廢箴儆之益豈非以有強而無偷乃君德之克明耶臣愚謂欲崇莊敬在守之以恒而欲杜安肆當防之於漸人主斧藻深宮而有上顧天命下畏民砉之思則必整肅其容體齊戒其神明以主於一而不渝其閑又况耳之於

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悉倣古人所以警心之具而動息皆有所養焉將見清明在躬而盛德大業之恢皇馳驟乎帝王而莫之能禦所謂進于勤而恒久不已也至若安肆之漸固貴乎始有以防之涓涓之滴流爲江河合抱之木生於萌蘖况乎人主一心而誘之者甚衆惟預察其端而嚴爲屏之匪第姦聲淫色珍貨美利之雜陳而毋撓其慮也宮庭屋漏之中皆體程子防欲未萌之言而滌其原彌其隙一念之微方且乾乾夕惕之不遑又何至薄於怠而

燕嬉娛樂之是務哉夫強與偷判於俄頃而必係之以日者臣聞惟日周天惟聖憲天聖敬日躋而有進進無已之意緝熙光明而有疊疊無窮之功此湯文之所以聖而益聖也使非法天行之健而漸染人欲浸淫之久天理泯亡不日進則日退焉而已可不慎歟臣智識迂疎敢就莊敬安肆之旨推衍其說以見夫人主德業之消長治理之污隆其本胥於是乎在伏惟聖明究心焉

禮記

君子莊敬日強

監察御史

臣

孫宗溥

臣謹按易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人君繼天以出治必當體天以立極天之爲道也寒暑晝夜未嘗有一息之或停故其體常健人君之法天也動靜云爲不可有一端之少懈故其用宜強強者非猝致之效蓋有積漸之功亦非自然而能之有存乎強勉者焉要使存諸心而措諸躬者皆能合乎天德之剛以肖乎天

行之健是非莊敬不為功今夫吾身進德之始
要不可無嚴憚之意以攝之故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其何以能強立而不
返乎况夫身之所接尤有易即於偷者姦聲亂
色所以眩其耳目者有之紛華靡麗所以惑其
心志者有之宴安耽樂所以惰其四肢者有之
日用周旋之地稍有未檢則精明強固之意少
而頽墮委靡之氣生欲其德之日起而大有功
也不綦難哉然而君子之所謂莊敬者又非僅
致飾於外以從事乎觀瞻之末也夫人君一身

百官象之萬民仰之左右近習從而窺伺之原
自有不容不致謹者特以為見聞之所屬而始
矯而持焉則其所操者亦已疎矣惟君子不徒
慎乎班朝莅官之時而獨嚴於爾室屋漏之地
是故戲豫之念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情不形乎
動靜其心之凜凜乎不敢自暇逸者殆無一息
之間斷也由是精神以振刷而益生願力以操
持而愈固要使吾心中無刻而非天命之流行
則道心為主人人心從而退聽所謂中立而不倚
者此也斯真強也蓋根心生色而自然粹面盎

背者成德之驗也制外養中而後能順正行義者進德之漸也惟莊敬也歷久而不衰則其強也亦日新而不已方其始也舉措動作若以爲拘苦而難安久之習與性成漸近自然轉以忘乎服習之勞而形其從容之樂此所以厥德修罔覺歟且卽其義思之莊敬則操履不違守乎禮矣日強則戰勝有權近乎仁矣君子之道日進无疆本直內方外之功以克盡已私純乎天理卽以協剛健中正之德而無難是故日強之學卽法天之學也

禮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給事中
臣劉方藹

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古人事君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

朱子曰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

臣謹按舜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禹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又曰乃言底可績說命曰說乃

言惟服禮曰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漢取士以策唐以詩賦宋元以策論明則兼而用之是唐虞三代以來凡以父母之身出而事君無有不以其言爲先資者顧先之以其言而實其言則以其身舉其言與其身而一之則以其信信也者出之性命成之學問天地鬼神以矢其心目星河嶽以昌其氣篤棊篤粥以盡其才敬事敬官以旣其用者也蓋君之所取於臣者以言爲端而難必其信於言以身爲質而難必其信於身是君能用其言而不可得而用其出言之心

君能用其身而不可得而用其致身之心若始之不予其心於先資繼之不予其心於拜獻而其言安得不虛而其身安得不僞卽僥倖而不至以虛且僞者敗而其隱微不信之心君且以天地容之而卒不能逃天下後世之誅要之成信者非爲君之見信而然也先資不信自欺其言拜獻不信自欺其身欺其言與身卽負莫大之罪於臣子而又何能誠動而取信於君君而不知其自欺而優禮之適以優禮者增益其罪君而深知其自欺而曲全之更以曲全者戮辱

其心斯尚可以覲顏事君乎且信成於事君之後要必立於事君之前信立而言不肯虛始能立言信立而身不肯僞始能立身然後以其言爲事君之先資則信成於言以其身爲事君之拜獻則信成於身以其信爲事君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方可稱其言爲誠然先資稱其身爲誠然拜自獻也古大臣如臯夔稷契與伊尹之咸有一德傳說之啓心沃心周公之作周孚先諸葛亮之鞠躬盡瘁以及唐陸贄宋范仲淹司馬光李綱之屬皆能以先資拜獻成其信於自者

也否則小廉曲謹不知靖獻之大猷不達爲政之大體不明忠君之大義雖成其信於事君亦不過小信而已矣寧有當於聖人所謂事君之信也哉

不取小言而取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
 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如謂言之
 入而遂望其祿賞則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
 非所以事君也

禮記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

監察御史臣鄒一桂

鄭康成以利為君之祿賞大利小利即下文所
 云大祿小祿呂大臨則以為利非利己之利利
 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
 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如謂言之
 入而遂望其祿賞則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
 非所以事君也

臣謹按此節利字乃義之利也義大則其利自
 入而遂望其祿賞則主於為利而已小人之道

大義小則其利自小望合君民朝野而言以爲人臣望祿則非進言之道矣呂說極明蓋政無大小其因革創建皆有一定之是非卽有量時度地隨機變通者一衷於天理人情之至當方爲無憾爲臣者自宜虛衷度務精白一心爲靖獻之地不宜預設成心曲爲趨避以爲希榮藉寵之計也近見內外臣工遇有陳奏事件必窺探意指揣度局勢惟恐不合時宜有忤

聖意卽當請者緩置勿請當行者議格不行此皆利害之私蔑其是非之公身家重而君國輕也天

下是非所在局外者易知當局者亦未嘗不喻特轉念起而趨避隨之卽不至以非爲是以是爲非而規模彷彿迎合希冀之心卽不可以對君父况揣摩得當者言或可行而心實不可問揣摩不當者竟以必不可行之事爲有合時局妄爲陳奏此則趨避之中又有明昧之不同要皆非以誠事君者也夫公私義利之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儒者讀書辨志時卽當講之於素彼揣摩之人借急公之義以求遂其貪利之私自謂識時之豪傑而不知已歸於狗諛之小人

則皆望利之一念基之也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言其無所爲於前無所望於後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是行義而爲責效之心且不可况求利乎臣請

皇上嚴飭內外臣工凡有敷陳必洗心滌慮屏除舊習各矢精白之心共効公忠之誼則是非出而從違可定忠蓋竭而謀猷可嘉且於

睿覽之下見其事出己見毫無依傍者歟雖言之未當亦其識有不足而此心無他棄其言而取其心可也見其所言之事有所規爲摹倣是卽巧

於觀望有意逢迎者雖言之可採亦取其言而誅其心可也臣伏見

聖主萬幾之下事事誠求而諸臣章奏之中多以意揣是以罔知顧忌直抒愚悃惟

聖明熟察之

禮記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監察御史臣張湄

嚴陵方逢辰曰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

臣謹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四方者君之事也而輔理承化共襄至治則羣臣與有責焉易稱上下交而其志同書稱慎厥身修思永而卽繼之以庶明勵翼可知

有克艱之臣斯有克艱之后惟聚精會神兩相
得而益章也何則君天道也臣地道也欲與天
地同和必君臣咸有一德而同本於寅協本於
恭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若八音之克諧若五味
之相濟此守和之說也百官承式固在乎君之
率作興事然日宣日嚴亦厚望諸浚明有家亮
采有邦者故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由大法而
致小廉則百官之正非宰正之而誰屬哉至於
四方去朝廷遠矣人君不下堂階而周知閭閻
之疾苦雖在遐荒亦如几席之近此非有爲之

達下情者則君門萬里幾何其不壅於聞也昔
舜之告禹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時乃之
休洵乎慮四方者之惟大臣是賴矣竊嘗綜而
論之邇臣入叅密勿非疎逖之倫和在獻可替
否豈迎合之謂思古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
曰三孤孤則無朋矣故出一言也但求其理之
是而不存偏黨之衷行一事也務酌乎時之宜
而絕去畛域之見禹臯伊傅渺不可追若漢之
丙魏唐之房杜宋之韓范諸公同心輔政而議
論有時各出不得謂之非守和者水火不相入

而相資琴瑟不一音而同調晏子和同之喻固已辨之熟矣進退百官非臣下所得操其柄顧激濁揚清引善良抑僥倖要於當國者示之表焉曠觀前史宰臣以合意者爲賢卽以異己者爲不肖以姑息爲安則忠言沮以避謗爲智則直道廢一君子用則衆君子集一小人用而衆小人從所謂臬正則影正臬不正則影斜百官之係乎宰不誠重哉四方之水旱盜賊其發於有形者易察其隱於無形者難知大臣徒潤色太平可使有形常若無形大臣願綢繆未雨可

使無形常若有形蓋安不忘危備則無患制治保邦之要惟大臣之能先慮者得之是則爲邇臣爲宰爲大臣其所居之地位職業或不同其與人君共有天下國家之事則一也若而臣者必其誠意之學先積諸隱微匪躬之節時矢諸靖獻而又名不必自己出功不必自己成夫然後謨明弼諧可以爲百官之總可以爲四方之綱而太和之氣亦遂盈溢於宇宙之間矣故劉更生有言曰衆臣和於朝萬物和於野若是乎百官四方之各得其理其皆自守和始哉

世人不足而問之法法不足而濟以刑上疑下之難知而故爲不測以神其術多爲防閑以定其志下疑上之難事而爭爲揣摩以迎其機巧爲隱避以逃其罪其始也起於上下之相遁其究也必至上下之相蒙易事易知兩無當矣夫法制禁令聖王之所不廢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然要皆以人用法非以法用人也以法用人毋論法未必盡行即使令行禁止而商鞅終不可以治秦毋論法未必有合即使引經據古而王安石終不足以治宋無他弊常生於所防之

外而情每抑於用法之中也昔汲黯奉使以便宜持節發河南粟賑貧民寇準欲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準曰用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下不以此自疑上不以此爲罪誠有得於易事易知之意者也若必胥天下而納之於科條律例之中則燮理鈞衡之職掌幾何不等於吏胥而學士大夫之繩束亦將自同於輿隸政體有虧而廉隅日頓正蘇洵所謂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國不足以爲國者也是以人主於此章好慎惡信賞必罰使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

而民咸服蓋汲汲於辨人材而不汲汲於講法令是緇衣命篇之意也夫

禮記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監察御史 臣 熊學鵬

臣謹按君民感應之機上下從違之故而知人言為君之難固若是其深可畏也從來人君代天子民未有不欲禁姦止邪而或姦邪之風日熾未有不欲興仁講讓而或仁讓之俗不聞者此豈無令以防民哉要之法令者治之具而非

制治清濁之源也夫民之與君分誼雖有崇卑而此身此心所賦於天之正理則一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以其理根於至性所以上行下效捷於影響間有資稟氣質之不齊於是有教以一之教之所不及又有刑以輔之教與刑皆令也而端教與刑之本者則必先於上之好惡謹其幾而正其始然後令行禁止民自必信而必從若夫不善之應其驗既神其弊更甚上心稍自縱逸則下羣習於宴安上心稍務侈靡則下競尚夫淫巧

上之好惡發端甚渺而一念之所昭下卽有以知其意指而私相則倣所以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卽唐太宗亦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可見君爲民表平天下之君子當有正心誠意之學以先慎其好惡矣顧慎之一字在上爲更難爾好惡無定則天下莫知適從好惡易窺又姦人得以傳會况位當乎九五身處乎至尊紛華靡麗雜陳於前生殺予奪悉操於手左右前後之人畏其威權

而望其寵任希旨順意者多犯顏敢諫者少苟無一定之學識以處之則雖不好聲色而無往不可爲聲色所侵雖不好貨利而無往不可爲貨利所引昔唐開元之治鮮克有終而千古傳爲鑒戒可不慎哉爲人君者誠知此心之好惡所繫於生民者甚重兢兢焉省察必嚴而克治必謹遜志時敏懋勤夙夜之修舍已從人廣集忠讜之益宦官宮妾之巧僞必杜其微閭閻婦子之艱難常思其狀主敬以立體內有以清好惡之源隨時而處中外有以善好惡之用將見

表正於上後應於下君建極而民歸極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熙熙然化行俗美天下共臻一道同風之盛矣

禮記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
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上矣

編修臣張爲儀

宋陳澔曰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
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爲
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于行
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

臣謹按人君繼天出治宜無不以體仁長人爲
任者而天下歸仁之效不能多覲何也蓋以仁

爲志而志有未光以仁爲教而教有未孚則好仁而不篤與不好等故禮經言長民者必章志貞教以尊仁斯爲能好仁者也蓋天下之趨向常視乎一人之意旨苟爲人上者其好惡稍徇一己之私而於仁民之心有未盡則天下之人皆將窺其隱而投其隙是以古之聖王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要使朝廷之心實可曉然共白於天下斯大小臣工其承流而布化者自趨赴而恐後所謂表正則影端源清則流潔此自然之

理也若夫條教號令則人君馭世之大權寄焉所謂貞教者固不僅身率以正而已其在易曰重巽以申命蓋言教人之道必丁寧反復當詳審于未命之先尤當力持于旣命之後審之詳則其教也正持之力則其教也固能正而固斯足盡貞教之義也苟其始或失于詳慎輕爲布告逮旣行之後設有牽制格礙而不可卒行則是詔令所及特爲具文有其言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效將仁心仁政何由翔洽於宇內哉故商書仲虺之誥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言章

志也大雅抑之篇曰訐謨定命遠猶辰告言貞
教也卽漢儒董仲舒之言曰爲人君者正心以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賈
誼之言曰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
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皆可與章志
貞教之義相發明蓋必如是以尊仁而後可謂
之好仁必如是以好仁而後民乃行己以悅其
上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治天
下可運諸掌者此之謂也

禮記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
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

修撰臣莊有恭

陳澔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
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
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

臣謹按君臣會合雖有上下之殊而於天下國
家則均有難弛之責故必其心皆可以共見而
後能追其盛於泰交臣觀上古之世君無不吐

之腹心臣無不披之肝膽九重之上正心誠意以端其本敬天勤民以規其大舉凡刑賞黜陟喜怒威福皆合於天理之公人情之正故爲之臣者亦莫不精白自矢靖共爲懷三公則論道經邦三孤則貳公宏化六卿則分職率屬以倡九牧而阜成兆民夫如是故事無不立而功無不成也降及季世猜疑忌刻不合不公其君旣以不明而好察不信而好疑者生逆億詐僞之心其臣亦以相遁於文法相高以機巧者爲苟且僥倖之計臣罪固無可逭矣抑君實有以階

之故君之與臣有各盡之道焉亦有交勉之誼焉何謂各盡之道君人者堂廉高遠尊嚴若神每易啓人之疑畏苟非誠意洞達宮府俱爲一體內外罔或異心則稍有瞻望顧惜者亦孰肯以輕嘗而輒試昔唐太宗有言朕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御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宋太祖坐寢殿令洞開重門皆端直軒豁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是二君者皆開創英明其行事雖未能盡醇而無疵然味其言則於可望而知之義得矣至於人

臣食君之祿當思致已之身天下原無分外之事亦原無可自信之功雖定大策決大疑奠饑溺之衆維社稷之安議者以爲勲振天壤烈光前哲而純臣用心猶恐託付不效職守多虧有負聖明而傷高厚卽或天心未諒臣志未明而鞠躬盡瘁罔敢寧居者誠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人子不以父母之不我愛而懈其孝思則人臣亦豈以君心之不我屬而墮其官守昔太宗欲魏徵存形迹之見而徵不奉詔仁宗賞富弼救河朔之災而弼不拜爵人臣能常存是

心庶知所以自勵而有可述而志者矣臣故曰貴有各盡之道也何謂交勉之誼易曰孚于嘉吉書曰咸有一德言君臣之相得蓋如此其至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君臣之交相責難又如此其切也夫惟君以無黨無偏者示其臣以天懷之坦臣以爲德爲民者報其君以忠蓋之誠上下不相蒙而艱難共濟身心可大白而攜貳潛消卽有時可否未協而獻可以去否替否以成可要皆有固結不可解之情以維繫其間斯無負於交勉

之誼矣不然既不知所以各盡又不知所以交
勉則隔上下之交而成睽離之勢虧天澤之義
而啓壅蔽之端欲以致天下國家之治而追盛
於泰交也難矣

禮記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給事中臣馬宏琦

臣謹按治天下之大柄賞罰二者而已賞不當
善雖賞不勸罰不當罪雖罰不懲書云天命有
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言人
君之賞罰必本乎天也而天之視聽寄於民夫
民有善無惡者其性也好善惡惡者其情也今
將使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善無不章惡無不癉

誠有所甚難而但使見一善從而獎勵之又從而股肱耳目之見一惡從而教誡之又從而放流誅殛之章在善而人知善之當爲癉在惡而人知惡之當遠準立於上教宏於下移風易俗不亦可乎或者謂善善長而惡惡短章善盛德事也癉惡毋乃尚刑威而傷於厚乎非也蓋天以陽生必以陰成王者以仁育必以義正張子曰察惡未盡雖善必麤又曰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故夫章善而人皆勸善是示天下以爲善之路者也厚也癉惡而人皆劓

惡是示天下以遠惡之途者也亦厚也故曰刑賞皆忠厚之至也雖然人君莫不操章癉之權而往往苦善惡之不分禹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程子曰聖人之心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由斯言之非果能窮理以精其識好問以去其壅固無以別其孰爲善孰爲惡而之其所親愛而辟之其所賤惡而辟心有偏着好惡已乖是以大明黜陟使天下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人君鼓舞一世之大權也而其實必以正心修

身為本

禮記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

監察御史臣張湄

臣謹按民之於上也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故維風敦俗濟世安民之主在上必謹其所好惡以立之表使天下曉然知吾意之所存則固有當務之急焉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君民者誠欲化民俗而防民淫

舍節儉何以哉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人力之所產其生之者有限而日用之耗之者無窮一飲食衣服之微而布帛之與錦綺蔬糲之與肥甘其相去不啻數仟伯千萬也苟無限制又何所不至哉彼富貴之家資蓄饒裕旣恣爲夸靡輾轉效法而貧賤之子亦不自揣量勉相比儷罄家塗飾祈免詬恥由是資財外耗藏蓄內空富者貧貧者竊矯虔爭奪之風日競而貪殘悖逆之禍益繁皆由風俗之侈靡有以使之然也昔賈誼有言黼繡偏諸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

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未之有也自漢代以來世之衣錦曳綺冠貂裘腋者橫塞道路王侯士大夫與工賈優隸淆然莫辨其冒上無等又豈特長沙云爾哉若是者何也蓋開創之君艱苦備嘗民情洞悉故能鑒衰世之流弊而力以挽回使頽風一返於淳古若繼世而後承平日久忘其祖宗創造之艱窮奢極麗狹陋前規一時左右大小臣工遂爭爲豪華炫耀以應之加以婦寺之忠別無所効惟知順導其君之欲凡所爲

悅耳目娛心志者莫不畢力遠致以求寵於一人則好尚既乖趣舍益下貨賂公行貪墨滋熾維彼小民復何所取法而知謹身節用以自免於罪戾乎史稱漢文躬行節儉身衣皂綈後宮不曳羅綺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嘗欲築露臺以費中人十家之產而止故在位三十餘年盡蠲民租而太府之錢貫朽而不可較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唐太宗謂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朕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又嘗曰治安則驕侈易生

驕侈則危亡立至故貞觀之治得以媲美成康而中外乂安比年豐稔率由於此且非獨君爲然也楊綰清簡儉素及命爲相制甫下郭子儀輒爲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之所謂示民不佻是則是儆者詎不信乎人主苟體漢帝唐宗之行事以觀感於上而在廷之臣又有楊綰之清操以風勵於下然後爲之辨上下定尊卑別貴賤使服飾有常宴饗有節居處有度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制凡一切淫聲艷色

珍禽異獸彫鏤纂組金玉錦繡之具悉爲嚴除而厲禁之庶幾民志不偷而晚近浮靡之風可以一變臣聞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由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又第五倫言於章帝曰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由此觀之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人主一身實爲風化之本原而京師者又風化始出之地也君

誠能正身脩德崇尚節儉爲天下先自一人之起居服食以及左右妃嬪之屬宗室貴戚之儔皆恪守高曾之矩矱百官而下復何敢有縱欲敗度怙侈滅義以自戾於先王之教者乎如是則小民之力作不耗於無益將天下之財用自積於有餘衣食漸足禮義可興躋薄俗於醇良化囂風於朴茂其斯爲興致隆平之先務而萬世不敝之永圖也歟

以爲兆民之主也人之一身五官役於物百體
効其能亦紛然而莫定矣要惟虛靈之地隱然
爲之主宰則四肢百骸確然有所秉受而出於
不容已動於不自知無他氣相感天相喻也人
君位於天位以臨宇內由朝廷以及百官由百
官以及萬民其貴賤之等層累階級而不可以
數計然而發號施令通欲類情自上達下由近
及遠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呼吸感通捷於影
響意之所向則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有不知其
所以然者無他性相洽情相屬也故君猶心也

民猶體也夫心爲體之主體爲心之輔心非體
則無以收役屬之用體非心則無以握統馭之
權主得輔而尊輔得主而順尊順不失而大體
小體乃各安其分心既莊則不必有意於體之
舒也而體自無不舒矣心既肅則不必有意於
容之敬也而容自無不敬矣故曰心好之身必
安之自然之理也惟君之於民也亦然民必藉
衣食以生民之衣食卽君之所解推也倘或不
免於饑寒是何異疾痛之切膚而中心早爲之
怵惕民必藉禮義以立民之禮義卽君之所表

建也倘或不免於邪僻是何異顛蹶之偶形而此心已爲之震撼夫饑寒邪僻至於迫其身心則未有不惻然而爲之所者矣是以聖王之於民也養之以農桑畜牧恤之以賑賚周給一如體之饑欲得食寒欲得衣而不可斯須緩也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一如體之周欲中規折欲中矩而不可絲毫差也夫然故心得其職而下之從上也不啻目之視耳之聽手足之持行而動罔不臧是以孝弟行於宮闈民咸知祇父而恭兄矣禮讓隆於治術民咸知與

廉而尙恥矣節儉行於貴近民咸知食時而用禮矣政刑肅於官府民咸知循法而守紀矣上之所好民必欲焉如百川之歸壑如日中之趨市風行草偃不足喻其機表立影從未可喻其捷豈非心之與體精氣融洽血脉貫通真有神動天隨者哉故君以民而驗其德化猶心以體而驗其出入民以君而作其從違猶體以心而作其動靜身心無間君民亦無間推而至於百官曰股肱曰奔奏其各述乃職以事上而臨下者亦何以異是哉昔唐太宗有君猶舟民猶水

之喻竊以爲警切深至若觀連屬之象察感應之機心體之說尤不可不加之意焉

禮記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

監察御史 臣 劉方藹

陳澥集說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

臣謹按一理貫徹而無精粗一氣呼吸而無表裏一形周浹而無間隔者人但知心之與體然也聖人則謂君之與民其親切本如是以民視君卽宰體之心以君視民卽載心之體故朝廷者萬民之靈府兆庶者大君之全軀體之主宰

在心民非后所以罔事心之運動在體后非民所以罔使天子藏富於天下而食租衣稅民養君也是卽合充體之血氣以養心天子不言有無而行慶施惠君養民也是卽運心統之血氣以養體民苦饑寒而君憂恤之體之阡危而心怵也民罹刑罰而君哀矜之體之傷殘而心痛也民畏寇盜而君武衛之體之患難而心爲之預防也體安舒而心乃自得樂民之樂也體勞苦而心卽不寧憂民之憂也千里萬里而下無不達之情體之有觸卽覺乃心之管攝乎體者

無間可容一日二日而上凜兢業之懷心之無刻不謹乃體之繫屬乎心者無微可忽也窮筋骨餓體膚而正所以動其心故天下饑溺仁君必歸之已視不見聽不聞而皆由於心不在故百姓有過聖君必反諸身非禮之視聽言動心勿之而體自從中節之喜怒哀樂心得之而體自順是惟以仁義爲性命以中和爲元氣以敬畏爲精神以法度爲筋脉以教養爲榮衛而統以元首弼以股肱濟以耳目心廣體胖而晬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君明臣良而移風易俗萬

民不令而從天下之肥也身之肥也其道一而已矣禮運謂聖人以中國爲一人程子謂仁者以萬物爲一體卽心君體民之謂也全乎道心斯百體皆安徇乎人心斯百體皆危必堯舜之君民乃可爲道德之心體與

禮記

近文章砥厲廉隅

編修臣張九鎰

臣謹按三代以上之儒不甚相遠也彼其克自振拔而不敢苟且其行者鄙其文之不雅馴而駸駸然與古爲徒患其詣之不端方而介介然勿損其節蓋素所樹立然矣否則爲浮爲僞而放焉自恣將不免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烏可謂之真儒也今夫所謂真儒者知文章以載道也而爲聖賢闡精微廉隅以檢身也而爲古今

立名節其實心爲已不大遠乎末俗之行哉末俗之行循名則是責實則非識者知其學守之兼敗矣其競爲文章亦嘗博極羣書肆其議論其弊也非失之野卽失之浮詡詡然務爲炳炳烺烺飾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而於道何其遠也夫良玉雖珍必加雕琢美錦爲質不廢纂組而况文章乎昌黎云養其根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夫非謂藉以彰身也謂其沉潛仁義涵泳詩書則根深而膏沃其爲文也皆醇而後肆焉以此爲傳道之書經世之言古之所稱不

朽者不在茲耶雖然儒者旣苦立言之無本尤患持身之無術則廉隅其大要矣夫脂韋以自便鑿柄以求通是自踰其防也踰其防者始則屈節從人繼且放軼禮法而不可止故欲慎其操持非自峻以絕人也以爲廉恥之道不存則志行必乖是非之界不明則名義易壞夫堂之有廉室之有隅以其等級出入之有限也君子嚴氣正性寧養嶽嶽懷方之望毋爲錄錄因人之行所以直內方外而無敢自懈其功者其亦如石之砥如金之礪焉斯已矣不然礪礪者易

缺皎皎者易汚以正直之難合而瓦方以自毀
尚得爲有道之士乎哉或者曰淹雅則鮮質峻
厲則傷和似非儒者所尚也而不知非先王之
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彼其自返
之學守而無愧者蓋嚴且密矣迨其後聲華不
敢襲而必本於淳粹之原圭角所弗存而一歸
於渾融之境不久且優游漸漬乎聖域而無忝
於三代以上之儒也耶

禮記

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侍講學士 臣 熊暉吉

臣謹按財者生於天地而流布於人間人主挾
崇高赫奕之勢非不知縱其欲者之可無不得
也以爲專所利而斂怨爲德者之必無可幸也
竭澤而漁將必無魚焚林而獵將必無獸故損
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損益者聚散
之謂也古之王者九賦九式定爲邦經貴義尊
仁施厚斂薄其肫肫然聯億兆而一身也若元

首肢體之相爲繫屬也其殷殷然念匹夫匹婦之不獲其所也若慈母之煦嫗其赤子而惟恐傷之也且夫垂休纘緒世際清寧真無前之偉業上治之規模也而聖人靜推消息每不勝日中之懼焉何者衣食之源生民之本自昇平久而人數日衆也耕桑無業而資生無策矣而陰陽愆伏天時不齊山林川澤之生殖取精多地力亦不能不竭也如以魚鹽薪蒸漆枲絺紵金鐵竹木一切征權由後溯前代增無減顧瞻海宇總總林林富者日貧貧者益迫譬諸少壯之

人非不魁然大也而元氣實中索焉卽加意保之猶慮有他也是以聖者惕於朝夕而庸者狃於豐豫歷觀秦漢以來中世之主亦非盡無才也而利心一動若有物憑方且鑿空起事攘奪多端括山海之藏競錐刀之末而怨憤所鬱遂使全盛之朝一朝瓦解此可爲太息已夫利者害之府也匹夫放利猶共疾焉况人主乎血脉之結滯也潰必爲癰疽焉河流之壅塞也一決而泛溢不救矣善哉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地所生財賦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國實則民虛所

謂夏潦而秋必旱也故經制之外何有羨餘公府已藏奚事私蓄生息者終虞腹削進奉者大抵侵牟夫與其取之以積而不用也毋寧與之而化爲有用也且旣不忍聽其取以飽貪吏之橐也曷若沛然竟多其與以惠顛連無告之窮也故曰上以厚下安宅故曰本固邦寧此物此志也夫有天下者莫不欲身尊名顯中外環拱以綿祚無疆也然而得失相反者何也一者患於侈一者患於嗇侈則封靡以瘠天下而主仍瘠嗇則屯膏而天下瘠而主究何能獨肥也史

稱漢文帝躬儉素示敦樸爲天下先而賜租減稅詔旨頻下夫儉素非侈也賜租頻頻非嗇也世有明德之君寡欲清心思施廣大固將遂萬物之生順萬物之情導利上下而益道光焉要以甘言易入竊懼小人之伺隙者工爲蠱媚而君志不覺遂移故桑孔進而漢業衰延齡相而唐室危非斷然不惑烏可恃哉聖人知其然故於聚斂之臣賤之等雞豚牛羊而惡之反過盜賊斯乃塞源之論所以砭膏肓警鳩毒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如世', '效果', '南定', '不食', '以計', '以文', '以禮', '以義', '以智', '以信', '以仁', '以孝', '以悌', '以忠', '以信', '以義', '以智', '以信', '以仁', '以孝', '以悌', '以忠', '以信', '以義', '以智', '以信', '以仁', '以孝', '以悌', '以忠')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五

周禮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監察御史 臣 趙青藜

臣謹按尚書周官首三公而周禮六官闕三公
論者謂三公道尊故不下列於六曹而非其人
居其位則三公之官存三公之義亡尤不如其
闕也此其說似焉而實不然夫道之教訓曰師
傳其德義曰傅保其身體曰保詳究厥義天官



冢宰中已具之矣帝王之學與師儒不同一動
作而國事之治忽隨之一舉念而民生之休戚
繫之故其道之教訓者非以博典故多文爲富
也傳之德義者非以高清淨恭默獨善也保其
身體者又非悅耳目娛心志姑息以爲愛也今
考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偏言則一職專言
則包六職爾雅曰冢大也是以謂之冢宰以治
官府曰八法以治都鄙曰八則而體國經野之
規畫定以任萬民曰九職以斂財賄曰九賦以
均財用曰九式而開源節流之大道明以致邦

國之用曰九貢以繫邦國之民曰九兩而甸衛
要荒之經制詳八柄馭羣臣也王有廢置太宰
詔之八統馭萬民也王眡治朝太宰贊之以至
祭祀燕饗朝覲會同皆一一佐吾王而成嘉禮
內外相維神人胥悅國事民生無非所以盡輔
導之實也若夫治忽之幾辨於內志之清明休
戚之故切於至誠之惻怛則保身體又其本焉
宋之彭龜年曰後世宰相兼三公之貴而不任
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傳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
於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程子曰

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此二臣者皆知本之論今觀天官所帥既有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御而掌婦學之法者重之以九嬪書內令者詳之以女史則雖宮寢燕室森然若堂陛之尊嚴宦官宮妾儼乎若士君子之陶淑晏安之私不形情欲之感有制飭其情以正其性謹其獨以純其修其保之於內者至嚴且慎也若夫侍衛以護身而宮正宮伯屬焉飲食以養身而膳夫酒正屬焉行息以安身

而掌舍掌次屬焉衣裳以章身而司裘司服縫人染人屬焉其保之於外者又至詳且備也然則位冢宰兼三公其責誠鉅任之者必其專且久承之者必其公且忠是以宏敷帝德之廣運用咸和萬民而君臣一心宮府一體以長治而久安也哉使闕三公之官而并失其義甚非所以弼成君德也成周盛時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陳無逸戒異物其於師傅保之義亦大畧可觀矣具其義於冢宰抑周公之志也夫

夫亦出夫
於之能亦大器可賂矣其其美飲采宰時因公
舒公以水於兼宗前刺無致無異時其飲時
以能知探益也如訊訊報因公以水而兼宗宰
八安也於對關三公之官前就夫其美其非也
訊知味萬其而後到一心官報一歸以耳前而
八承之香必其公且忠其以忠意帝謝之謝
而對宗宰兼三公其責歸耶其之香必其專其
八榮人國其其利之似伏深又至若且前出然
而變舍掌六國語其其以章長而何其何則其

周禮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檢討臣周長發

鄭司農曰三農者山澤平地之農也

鄭元曰原隰平地農民可於三處營種

臣謹按虞帝咨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首食

與貨豳風自于耜舉趾以及築場納稼其言農

事爲尤詳蓋民間作苦稼穡艱難所關於至治

者不綦重哉先王體國經野其制備在周官太

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在鄭司農

則以山澤平地爲三農在鄭元則曰原隰平地
農民可與三處營種是皆以地爲別矣而或謂
上農中農下農爲等則農以人別其說蓋未盡
善也粵稽禹貢則三壤以定賦雍州黃壤厥田
上上冀州白壤厥田上中揚州塗泥故列下下
而他州胥準此矣孔穎達謂九州之內視地肥
瘠區爲上中下三等以成貢賦之法其實一州
之內大約亦有此三等也夫區田之法始於伊
尹田長十有八丈分十有五町中間十四道其
法有三等以上農中農下農爲別此三農以人

別之說之所由起也不知區田之法本乎代田
代田之法創乎后稷耨長終晦一晦三耨一夫
三百畝而播種於耨中歲代處故曰代田漢成
帝時議郎汜勝之曰昔成湯時伊尹善區田教
民播種歲收粟每畝百石勝之試爲之得四十
石皆此法也然以之定疆界別豐歉則可而以
之分三農則猶未足以爲準也嘗考周禮一易
再易之制雖雍冀間亦然而一夫授田百畝惟
以不易者爲定爾雅之三田自一歲以至三歲
曰菑曰新田曰畚所種愈熟得穀愈多而井田

之法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川
有道有路以達於畿經界一正而民得按畝以
耕此三代之所以樂康也周禮大司徒以土會
之法辨五地之物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
名物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他若九土見於左氏九地見於太元班固
藝文志農凡九家書一百四篇管子呂氏春秋
淮南子賈思勰齊民要術唐中和節有進農書
之例宋景德時有農田勅之頒凡載在經史諸
子百家者班班可考而知也鄭司農以山澤平

地爲三農其說是矣然山多犂确地多低窪黍
稌未必皆宜惟鄭元原隰平地可於三處營種
之說實本乎大司徒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
物各有所宜生而隲括其詞以列諸注疏卓然
爲千古不易之論焉要惟取代田區田之法相
其高下備其旱潦審量而善用之上追周官周
禮之遺意使民務本力穡百穀順成由是以經
術爲治術導之以禮樂澤之以詩書而厚生正
德教養兼施唐虞三代之治不是過矣

禮記
以九式均節財用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鄭氏康成曰式謂用財之節度

臣謹按國家之用財不可不慎也財出於賦賦出於土自邦中四郊甸削縣都以及關市山澤之民皆終歲竭蹶胼手胝足奔走轉運出粟米泉布作器皿通貨賄以供上所需一絲一粒皆民脂膏也故聖王不敢輕用其財立之式法以爲節限隆殺有差出入有度掌之以冢宰而共

御覽經史詩書 卷二十一
之於有司是以人主不得踰式法而過取百官亦不得違式法而過與凡祭祀幣玉之奉賓客饗餼之等膳羞裘服之制凶年施舍賑貸之條下至酒人授酒材掌皮頒皮革委人共薪蒸材木職幣斂幣餘職歲贊逆會大府頒貨賄皆稱其所給足以待事歲有常經用有常數大約按每歲所賦之多寡以爲定總計所入如干所出如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積至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贏邦國有故不待加賦而王府所藏沛然自裕民或偶值水旱又得以蠲賦減

租而無病於國故天不能災歲不能凶國計不絀民力不匱此古昔盛世所爲經久保盈造原立本端在此至纖至悉也夫以成周之隆家各授田民有恒業又俗尚敦樸人知節儉歲計所入各有餘饒不待仰給公上而上之人猶日汲汲焉懼民生之或蹙民於時樂事勸功鼓舞率作力出賦稅而先王猶不敢泰然享之節之又節惟恐侈用以病民也夫其恤之也甚周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猶甚嗇如此况後之民視周之民其苦樂又加遠矣田制壞而貧富不均生

齒繁衍地力就衰加以僧道之養兵役之餉及一切俳優飲博徵逐閒游不事生產仰屋而食日耗米穀習俗既澆爭事奢麗服舍玩好之飾賓祭昏葬宴游之費計貧民一歲所獲不及一朝之資而豪右墨吏又從而朘削之迫之以水旱困之以轉輸重之以疾病死喪窮居蹙處不自聊賴而民於是始無以爲生矣古今殊勢於此而欲治以周官之法以求足民非惟罔效適以滋擾計惟得其意而善爲之要在均節財用而已考之史傳如漢之文帝宮室苑囿無所增

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時賜田租令丁男三歲而二事其時人給家足海內殷富至武帝輕用其財外事征伐內興工作大府日匱乃置均輸告緡錢卒至虛耗奢儉得失昭然可覩然則足民之要別無有所爲治財之術也欲治財必致籠天下之利利歸於上則下益竭善計者惟搏其財之所出而不悉其入則用之者無滲漏取之者無過差省約之餘留爲施舍財不聚於上泉府所流轉相灌輸民得各自爲生而又簡其節目去其苛禁一人躬行儉朴

率先天下則而象之誰敢饜縱耳目以蕩厥家
閭閻之產錙積黍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此財
以用而得生以節而能流信乎易曰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
於民有制保民之長策利國之良規莫有善乎
此也

周禮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
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
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編修臣王會汾

臣謹按哲王御宇所以措一世於雍和者必先
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序而朝廷爲起化之原則
澄敘官方尤不可以凌節雜施者也周禮小宰
副冢宰以贊王治辨之以六職合之以六聯合
則羣僚共爲一體不至乖隔而不親辨則諸司

各守典常不至侵官而越俎法如是亦云備矣
乃於職首必先正之以六敘者何也記曰百官
得其序傳曰衆賢和於朝物必有序也而後能
和此禮樂所由興而萬化所從出也天地之氣
運行有漸是故風雨節而寒暑時人主設官分
職布教立事亦民之風雨寒暑也安可不以其
序乎觀小宰之六敘舉凡程功賦食上計受成
皆有秩然之次第而非任意以爲後先此法守
所以有常而民聽所以不惑也因是知古之銓
衡考課一循其敘必無有踰階躡次者矣或謂

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摩鈍也循
資限年豈古制耶曰非然也太宰以八柄詔王
則馭富馭貴王自操之原非官司所得與其有
茂材異等顯績殊勲以布衣而位三公不踰時
而登保傅何不可者若材能不過中人勞績又
非顯著則但以入官之久近制爵秩之崇卑斯
二者固並行而不悖矣冢宰贊元經國故舉其
通變者以詔王小宰謹守章程故循其畫一者
以明制斯小大之辨也夫陳殷置輔惟賢是求
鼓舞人材難拘一轍有不次之榮以達僑異有

積勞而授以勵中材天下異材少而中材多則
聖王之馭吏也越次者少而循序者多非惟作
吏治之精勤亦以杜人心之浮競吏皆出於精
勤則不至居官如郵傳而職業舉矣人盡消其
浮競則不以請謁玷官箴而風俗淳矣漢制郡
縣守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千石治行最者入
爲九卿其褒遷似乎太速然漢之州部刺史猶
後世節鉞大臣則已位居常伯矣自是而九卿
而副相行能雖高尚需歷試豈無能者而可僥
倖於捷得哉銓敘人材必稽名實苟無殊績莫

若循資故德均以才才均以勞漢唐以來亦猶
行古之道也周禮一書其中若六曹署吏九命
設官三年大比之類後代皆師其意而朝廷官
府之治尤禮樂教化之原其所爲敘正羣吏者
誠萬世銓衡考課之要術歟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灑六曰廉辨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灑六曰廉辨

編修 臣 儲晉觀

鄭元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

臣謹按帝王官人之道克知灼見因材器使嘗慎簡於登進之途敷納明庶委任責成必綜核於職業之地唐虞之九德所以斷之於其人也成周之六計所以斷之於其官也夫六官之屬

名位之大小攸殊庶務之繁簡不一其中英髦
傑魁之倫積日累勞建功奏績始著羽儀之用
而終堪梁棟之任者豈伊乏人要舉此六者足
以該之蓋善則循良有以宜民矣能則猷爲有
以敷政矣克敬則不懈於位矣守正則不違於
道矣執法者不徇乎情矣明辨者不惑乎事矣
先善於能者善自德言之能自才言之德爲才
本故善居能先也敬正主德亦善之端法辨主
才亦能之類也王安石曰廉者察也謂察於此
六者則羣吏之臧否自見而六者之外不復有

所爲廉之名與鄭說稍異管子曰廉不蔽惡則
行自全夫廉雖訓察亦卽裊躬厲行檢制精明
之意而以之爲臣工勸則夫內而衾影之無慚
外而簠簋之必飾胥此物此志也竊以鄭元之
解文義較爲完備且六事之必本於廉者其理
亦甚切而易明矣人必志氣潔清身家之營寡
而後其德昭焉操履淳白取舍之分嚴而後其
才當焉不廉則曰善曰敬曰正者無非邀譽之
術而曰能曰法曰辨者又適足爲濟貪之資也
且廉者人臣之常固無足異而六事乃居官之

績也故徒廉而已則不足以概六事而六者之中或得其全或得其半或得其一人材之優絀不能齊也然均不可以廢廉考之周官成王所以戒卿士者與此實相表裏其曰阜成兆民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敬爾有官曰以公滅私曰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曰蓄疑敗謀此皆六計所隲括其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則又以廉爲本之義也自唐虞始立考績之典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

之然則小宰之六計其卽成周考課之法歟三代而下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郡國守相高第入爲九卿唐考功法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宋時考吏能否爲三等以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爲上大都倣成周之遺制而爲一代黜陟之課者也雖然小宰所聽治者六官之屬耳若六官之長則有大宰之六典在焉蓋三公九卿居論道經邦之職非可以六計求之而膺高位而享厚祿則廉固宜不待

於言矣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此之謂也抑嘗思
之立朝而無忝者其素行之修也莅職而克舉
者其藏器之良也故斷之於其官必先斷之於
其人大司徒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考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
興能入使治之此其法良意美與小宰之六計
相爲維制而有合乎唐虞九德咸事之規者歟
官人之要亦略具於是矣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檢討臣興泰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
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

臣謹按人君代天理物統蒞臣工綱舉目張絲
聯繩貫俾得各勵名節爲國家効股肱耳目之
用考課之法固其最要者也周禮天官以六計
弊治之條掌諸小宰以平治官府之功善則悃

幅無華能則因時取濟敬則恪居官次正則操履端方法則守典弗墜辨則臨事不疑此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要必以廉爲本何謂廉有天理而無人欲者也人性感物而動不能無利慾之私故聖人嚴植其防使之相束於禮教名義之中而各安其分自知砥礪廉隅制節謹度上不負國中不辱身下不病民品行從是而端氣節從是而立漢世取士曰興廉調吏曰廉察夫亦猶六計上廉之意云爾然廉未有不從節儉出者元德秀爲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縑僅駕

柴車趙抃守蜀惟以琴鶴自隨蓋能儉以養廉故取與一無所苟後世居官者一切服飾器用饋遺往來耗費多端俸薪不敷用於是巧取漁利而民不勝其擾矣那移侵欺而國帑亦多致虛懸矣周公蓋早鑒戒乎此故分六計而各冠以廉俾爲臣者以此爲標準則簠簋不飭之行自清課治者以此爲勸懲則苞苴竿牘之弊不作豈非萬世不易之良法歟抑臣聞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是廉之一言尤大臣之所以表率百僚者也後漢祭遵屢掌兵戎家無私財光

武歎爲憂國奉公張奐爲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然則屬員之廉節惟在爲大僚者激厲而振興之而於考課之時務必激濁揚清精詳甄別果有封解却金皜然不污者顯加褒擢以爲廉吏倡其敗檢踰閑貪冒無恥者嚴加黜罰以警其餘如此則察典不視爲具文而臣品克端人心風俗亦蒸蒸日上蒸不變矣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灑六曰廉辨

檢討臣德保

臣謹按註疏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謂有善事四方令聞辭譽也能政令行也謂雖無辭譽而政令得行也敬不懈於位也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正行無傾邪也以其行正直言公正無私也法守法不失也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

疑惑之事也廉者潔不濫濁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臣不揣愚陋謹就六計廉為本而廣其義為六箴云
理煩治劇周流不滯令聞廣譽聲稱四至內重外輕如軒如輶以廉為本明道正誼不計其功不謀其利

右廉善箴

卓哉能吏之綱之紀上令下行如臂使指暮夜懷金風頽波靡以廉為本飭其簠簋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右廉能箴

不懈於位以事一人佩垂佩委王之蓋臣昭昭表節冥冥墮行以廉為本匪貌祇承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右廉敬箴

重規疊矩行表言坊敬內以直義外以方苞苴弗却蠅玷圭璋以廉為本無慾則剛煌煌令典濁激清揚

右廉正箴

森然憲章金科玉律尺寸不失修其邊幅式飲

御覽經史詩義 卷二十五
貪泉或出或入以廉爲本無慙衾獨凜冽霜威
不寒而肅

右廉灑箴

鑑兮本空衡兮本平惟虛生白惟公生明蔽交
於前奪吾之精以廉爲本玉壺水晶清斯濁斯
濯足濯纓

右廉辨箴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灑六曰廉辨

監察御史臣胡寶琮

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
斷六事又以廉爲本

疏皆以廉爲本者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
能之等故知將廉爲本廉者潔不濫濁也

臣謹按朝廷設官分職隨其才能而器使之務
令各盡所長以共襄盛治然衆材之畢集必考

核之尤精惟衡以定品而平治官府之灋昭焉
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灋曰辨六者不同同歸
於廉夫所謂廉者非矯世以鳴高飾情以干譽
也古之良臣清畏人知無愧衾影本乎不敢自
欺之誠以堅其夙夜匪懈之志則職任無曠而
庶績咸熙胥由此也蓋獨知之地不為物欲所
移則介然之操自不為權利所奪有其德而德
本於光明有其才而才亦歸於中正以之服官
敬其事而後其食以之治民高其行而從其教
故弊吏以廉為本洪範之垂訓也有猷有為必

兼有守子貢為信陽宰孔子曰勤之慎之又告
之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
改也觀聖人之言則信乎有守為入官之要而
察吏之道即莫先於此小宰之職聽之以六計
欲其循良足以宜民貴乎善善必本於廉乃昭
內志之精純欲其才力足以處事貴乎能能必
本於廉乃見中情之粹白敬者謂其不懈於位
也惟廉而主一無適長守此嚴翼之心正者謂
其行無傾邪也惟廉而至公無私不改其端方
之素持守不阿者取其灋因廉而灋所以遵循

而無失也臨事不惑者取其辨由廉而辨所以
昭晰而無疑也然則何一非以廉爲本哉夫不
貪爲寶以貧而賀子文無一日之積王曾志不
在溫飽惟其品詣已端不爲外物所染夫是以
公明正直矚然不滓確乎不拔有德以用其才
而才乃不入於偏私不流於巧僞所謂欲影正
者端其本也厥本旣端則存心砥礪如竹箭之
有筠如松柏之有心宜乎清標可以風有位羔
羊素絲詩人所以詠委蛇也潔行可以振頽風
鳳凰瑞麥史臣所以書治行也以廉爲本而律
已則先洗滌其心論人則先衡量其品由是國
家有得人之慶在位無踰檢之臣善也能也敬
也正也灑也辨也不皆各效其長以成郅隆之
治哉於此知周官六計弊吏之爲先得其本也

臣謹按九德之中一則在廉十愆之微一則惟
 貨是知官府之計寡廉必黜羣吏之治以廉為
 廉守灋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
 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
 也鄭元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
 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監察御史 臣 劉方藹

鄭元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
 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
 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
 灋守灋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臣謹按九德之中一則在廉十愆之微一則惟
 貨是知官府之計寡廉必黜羣吏之治以廉為

先蓋人一不廉則自封瘠民安能善不廉則恣
欲悞心安能敬不廉則賂章官邪安能正不廉
則敗度敗官安能灑雖不廉之人多有能者辨
者但幹事之才爲欲所詘其能不足任也見事
之智爲利所昏其辨不足用也一不廉而吏治
遂無一可取此廉所以爲官府之大本而聽官
府之計之大要也但國家分職於官府與百姓
重賴有羣吏者苟能潔己不剝民廉矣猶未足
以旣乎其職也故有六計以弊吏治一則廉善
而德惟善政二則廉能而位事惟能三則廉敬

而欽乃攸司四則廉正而正色率下五則廉灑
而各守爾典六則廉辨而庶明勵翼必六者有
一乃稱循吏六計中善爲本能爲用善之分著
爲敬正能之敷施爲灑辨而六者均以廉爲本
能廉則善敬正因以可兼惟廉則能灑辨方爲
可取顧官吏之廉其根本倡自朝廷周之時九
賦以義取九式以節用聖主之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周以前皆然也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臯陶猶戒以無教逸欲有
邦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盤庚不肩好貨武

御覽經史講義 卷二十一
王廉於財廉於色名公猶戒以不役耳目百度
惟貞成王言恭儉惟德無載爾僞皆以一人之
清心寡欲爲天下官吏倡率斯爲臣者各能砥
礪廉隅基德於廉而增美焉庶可以六計弊之
而成大法小廉之盛也

周禮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
禮教敬則民不苟

編修 臣 莊存與

臣謹按虞書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教
典宜莫重焉乃別言十有二教何也 臣愚以爲
五教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非空言所能
喻必施此十二教而後可以敬敷之於民焉嘗
考先王制祀禮莫大於郊社莫隆於禘嘗尊事
上帝以訓民事君順事祖考以訓民事親孔子

著宗祀之典於孝經我將之詩是也其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昭事之忱於是爲至是以其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恪恭匪懈竭其忠孝以復其性以修其職而治化成焉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祀禮教敬之謂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臣謹按賓射饗燕飲食之禮所以親兄弟宗族而和朋友賓客也俗貴爵則民爭於位俗貴富則民爭於財俗貴德則民爭於名苟有所貴則

必爭爭必於其同類是以失序而相詐也聖人以禮示之觴酒豆肉之間朝廷几席之位莫不導民致其尊讓夫射以觀德君子不徒讓也然升降進退揖遜雍容善猶不爭而况財與位乎是以其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其庶人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之化也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臣謹按婚姻之禮所以經夫婦之別而厚人倫之本也周之盛時文王躬上聖之德有內助之美周公制禮詠歌其義以風化天下后妃則有

關雎之德葛覃之本卷耳之志國君夫人則有
鵲巢之行采芣之職大夫列士之妻修采蘋之
法度此六詩者鄉飲酒之禮則歌之是以其民
篤於行廉於色男女正婚姻時怨曠之感息和
平之化行此教親而民不怨之效也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臣謹按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七情出焉情有
所向則僻僻有所甚則乖名義不及顧刑法不
及畏平則悔而思思則悟而和聖人作樂以教
民所以防其僻而導之平也夫雅頌之音六代

之舞固足以動四氣之和而著萬物之理至於
闔巷四野之所習又爲之士鼓鞀箛以吹豳詩
笙磬琴瑟以合鄉樂鼓舞之師以作其氣采詩
之官以達其志是以其民欲心平躁心釋遷善
遠罪日化而不自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
謂也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臣謹按公卿大夫列士庶人上下有章貴賤有
等所以承王命而崇國體也聖人在上謀議及
於衆庶諮詢不廢芻蕘其平易近民如此而民

服事其上莫敢踰越者貴有常尊而賤有等威也夫貴乘其勢以陵於賤則法令廢下慢其位以抗於上則朝廷褻聖人制宮室車旗之等嚴服物采章之辨以九儀之命輕重布之苟無其爵雖有其財不得服其服而行其禮則民知尊爵而朝廷益尊冒上無等之習所由禁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臣謹按四方之民各有其俗狃近而忘遠舍本而趨末此俗所以日偷也爲終日計者其民散爲終歲計者其民擾爲終身計者其民愿爲數

世計者其民仁盛衰之數恒由此起聖人以本俗教民疆理有宜室廬有固衣服有恒器械有式樹畜有經親戚有誼公劉之遷豳太王之遷岐雖迫遽擾攘而纖悉具備定數百年之經制於一日二日之間是以其民重厚而難動搖惇篤而善守業也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斲

臣謹按民之不能無邪惡猶穀之不能無稂莠也治之則馴縱之則斲聖人不忍聽其斲於是刑以威之約其情防其欲凡勇敢強有力之人

能用之於禮義不得施之於鬪辨書曰伯夷降
典折民惟刑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
德夫伯夷典禮臯陶作士而播刑之廸以伯夷
爲法者士師之用刑惟以禮爲斷也是以守禮
者雖弱無所懼犯禮者雖強無所恃鄉無暴俗
國無幸民大化之隆天下無一人之獄焉所謂
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者是也

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臣謹按安樂之民難治憂患之民易化善教者
在使民知恤而已盤庚之時商之臣民自以爲

先王之舊人席其寵祿恃其寬政傲上之令而
逸豫是從玩於近娛忽其遠患故其告羣臣曰
予告汝于難告庶民曰今予告汝不易言民生
之不易而戒懼之不可以怠也故又申之曰無
戲怠懋建大命聖人之於民未安也爲之求其
安旣安也爲之思其危若父母之訓子孫寧或
過慮而無有不及誥誓之言惟是爲切是以其
民憂深思遠長慮却顧早夜不怠以從上教書
曰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此商之所以盛而
周公之所以告召公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臣謹按天地之所生筋力之所治田疇之所獲山澤之所出其饒乏有大數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物力有限民欲無厭富民厚積而不知其極貧民偷取而不虞其盡此天下所以常苦不足也聖人教之以度受祿者不予民爭業家不藏重器國不貴異物商賈不擅山澤之富農夫不逐什一之利鳥獸草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故無甚貧甚富之民流俗不相耀則心和平而性恬安陰陽調四時正萬物盛多而可以贍民

之欲民無貪心物有餘利而或不知足者蓋未有也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臣謹按四民之職民職之大者也遷其業則弗能爲良世其教則不勞而善故士處學校農處田野商處市井工處官府父兄子弟相授受以成其業家無棄材則國無游民傳之既久所謂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藝日以精俗日以厚親賢樂利雖百世猶不忘先王之教也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臣謹按爵祿者人君之大柄而教民之樞機也人情莫不欲富貴而惡貧賤無以制之則苟得者不知愧而德行日廢功效日墮以德制爵以功制祿尊卑厚薄各有定分近無所濫遠無所遺是以其民之慎德也爲善於國不如爲善於邑爲善於邑不如爲善於家其民之興功也安居必先公而後私有事則就勞而惡逸書曰敢不敬應言勸賞不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此

教之成也

周禮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侍讀臣惠士奇

鄭康成曰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無禁利也去幾去其稅也省禮凶荒殺禮也殺哀省凶禮也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也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也索鬼神求

廢祀而修之詩所謂靡神不舉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

賈公彥曰舍禁謂山澤所遮禁者舍去之使民得取蔬食去幾者幾謂呵禁也關市去稅而猶幾之

臣謹按荒政十有二外考之史冊又有三利有三弊三利者一曰開渠二曰運糴三曰鼓鑄三弊者一曰抑價二曰貯粟三曰掘井謹一一條陳之於左

宋史汪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築塘

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於是部使者列爲一道荒政之冠此歲旱開渠之法也今水利方興似宜推行之於天下前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乃於穰縣南六十里造鉗盧陂累石爲堤起水門提闕凡數十處以廣漑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郡以殷富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修其業故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今南陽郡屬河南省魏賈逵堰汝水爲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

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後世皆淤塞不通莫能疏濬一逢歲旱束手無策坐以待天豈非河南水利不興之故哉卽以江東水利言之常州有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徹於宋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宋臣章冲以爲設此堰牐有三利潦歲則洩其水而無淫溢之患旱歲則蓄其水以溉田兼運河有節啟閉以時足通舟楫永免作填車水科役百姓之煩擾故修建望亭上下二

牐固護水源而三利備焉孝宗隆興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議謂低田恃堤爲固乞於常秀蘇湖諸州水田塘浦要處乘此農隙作堰增令高濶則堤成而水不爲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斷流修築尤爲省力而戶部以其議切當因曉有田之家各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由此而推之天下凡郡縣有古時水道昔通今塞者長吏悉心籌畫疏而通之濬而深之因修立水門提闕固護堤防并令飢民得食

其力此荒政之一大利也

南宋時浙東大饑朱熹爲提舉奏請盡出內庫之錢爲收糴本又江右大饑安撫辛棄疾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不取子錢使領運糴期終月至城下發糴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以不飢此運糴之法荒政之一大利也或曰官穀在倉無煩運糴不知官穀賑饑民僅及近城三十里內耳窮鄉僻壤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餒

者未若令民運糴其粟益多以民賑民必能周徧而窮民無不蒙其澤矣

周官司市國凶荒扎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註云無征謂市不稅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然則鼓鑄亦備荒之一策也去歲江蘇歲旱歉收錢價騰貴前此每錢千值銀一兩二錢五六分猶不至日益增昂者賴有寶蘇局開爐鼓鑄搭放兵餉得以流通於民間也今聞江省從前收買民間黃銅器皿盡歸蘇局鼓鑄用訖無存因此停鑄未得源源接濟錢日減價日增

御覽續編卷二十五
伏思銅禁已開固無庸再行收買舊銅器皿而
洋銅有餘原許商舶售銷粵銅開鑛亦得流通
各省似應仰請

勅下江省督撫酌動帑項採買銅觔接濟寶蘇局鼓
鑄仍照近例搭放兵餉則錢益充裕市價自平
矣

物少則貴多則賤自然之理也歲饑穀貴誰能
抑之故抑價則民間必有強糶者由是盜賊滋
豐白晝劫掠不可禁止宋時撫州大饑黃震爲
知州坐驛舍署文書不入州舍嚴禁強糶不抑

米價其後米價漸省而後入州視事誠以米價
不可抑而強糶之漸不可不防故浙東饑朱熹
爲提舉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
入境而客舟之米已輻輳則米價不抑而自省
矣故曰抑價足以召亂增價足以招商然則抑
價者荒政之一大弊也

宋孝宗時江右大祲郡檄萬安丞劉清之視旱
徒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清之
曰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攘奪者衆也在
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粟兩以爲便此粟

在民則爲法以出之規畫防閑民賴以濟又辛棄疾安撫江西運糴鄰郡而信守謝源明乞米掾助幕屬欲勿予棄疾曰均爲赤子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此粟在官則分張以助之此疆爾界一視同仁故曰毋蘊年毋壅利謂蘊積年穀而專其利然則貯粟者荒政之一大弊也

掘井溉田一見隋書李德林傳一見金史食貨志德林爲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致勞擾竟無補益爲考司所貶此固昔人

已行之而無效者也安可復踵其失乎金泰和八年詔諸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然則鑿井種田乃沿河豆麥之田非稻田也又皆在平陽邳沂近河之田而欲推行之於他境則李德林已嘗行之徒勞擾而無補益矣然則掘井溉田豈備荒之善策哉

無節度矣然國賦共歸田豈備京之儲粟時
鮮皆之使新穀順本盡林日資濟之資受謝而
田非餘田也又昔許平制極世政所以田而為
受無不而許養德則聖其歸以以平西夏委之
情大百餘更況之利田也極前以此理之則
雖此平極而世亦極夏委其本則極其前之
除其大節可極外果收平則極其時田也而
八平滿滿則其極其極書水田極其前之
日谷之而無效也其文有於田其夫平金漆味

周禮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編修臣于振

東萊呂氏曰堯水湯旱民無菜色其制度不可
考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春秋而秦饑乞
糴於晉魯饑告糴於齊九年之制已壞其後如
李悝之平糴豐年收之凶則出賑亦三代以後
之良策也漢詔載粟入關得毋用傳宋富弼在
青州措置流民種種有法趙抃在會稽不減穀
價商賈輻輳皆屬可行漢耿壽昌為常平倉至

御覽經史考卷二十一
宋遂爲定制韓琦又請罷鬻沒官田募人承佃
爲廣惠倉嘉祐間又置廣濟倉宋之德澤洽民
三倉蓋有力焉

臣謹按賑荒之法聖人育物之盛心也故周禮
詳焉然條目雖具而非其人不能行故聖人任
人而不任法蓋聖人不能使歲之必稔而能於
豐歲預爲歉歲之儲不能使民之不饑而能使
饑歲不失豐年之樂亦曰慎選親民之吏而已
天子以生民之命寄之於大吏大吏以生民之
業屬之於有司有司取百姓之身家謀之於夙

夜隨時補救因地制宜未雨綢繆先勞後逸其
事至委曲其道至纖悉不可以殫述也詩曰曾
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此言天
子之重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亦又何
求如何新畬此言諸侯之勸農也農事勸則收
穫豐收穫豐則儲蓄厚儲蓄厚則水旱不足憂
矣古之有司與民常親親則耕鑿出入豆區釜
鍾之細皆得以量其緩急而節其盈虛今之有
司與民甚疎疎則剛柔燥濕有無登耗無由悉
其情形而爲之通變且以一邑言之百里之中

有業者幾何無業者幾何令所當知也有業之家其在高鄉者幾何其在低鄉者幾何令所當知也潦則低鄉受其害而高者或有豐收旱則高原被其災而低疇間有成熟此可以理推者也被荒之家其爲稍給者幾何其爲赤貧者幾何稍給者猶可待赤貧者不可緩也苟不留心於平日則逐戶稽查必滋紛擾苟不詳察於臨時則文移駁詰動涉兼旬及至得請而散給不得其術委用不得其人反致鳩形鵠面升斗莫沾而兼併豪強倉箱濫及胥吏恣爲影射奸商

借此居奇旣而上司風聞白簡從事而流離瑣尾展轉溝壑者不知凡幾矣詳考古今言荒政者大抵開倉賑濟平糶截漕煮糜禁釀是數端者雖使李悝耿壽昌輩生於今亦無以易也但必如富弼之綜密周詳趙抃之實心任事行之方有實效蓋朝廷之指授惟舉大綱而有司之經營每多掣肘非置身於功名得失之外不能適愜乎閭閻疾痛之微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仿古人之法可也師古人之意亦可也不得其人則慕古人之名而無濟者泥古人之

法而將不止於無濟也故曰慎選親民之吏而已且夫州縣之有常平等倉出陳納新以備不虞法至善也乃銓注者聞所任之地倉穀數多每每心驚色駭夫豈不知此陳陳相因者凡以爲民哉或慮倉廩坍塌而修建無資或恐浥爛相尋而出納無術必至因緣虧空身挂彈章功名之念旣重則恤民之念不得不輕瞻顧若此而望其實心撫字不可得也又朱子社倉其法盡善然說者謂其可行於鄉而不可行於邑可以委之耆社而不可屬之有司止可任其力之

所能爲不可強以情之所不樂故有司之務名者奉行故事不過虛張其數莫濟緩急之需甚有不肖官吏比戶徵求名曰樂輸實同抑勒則又與社倉之本意相去甚遠矣非法之不良行法者非其人也夫身爲長吏而四境之內高下不知貧富莫辨良頑罔別休戚不通無是理也設或有之是曠官也不然則地方大吏不能躬親化導之也夫國家亦豈能旦夕間得數十百富弼趙抃而用之哉亦在爲大吏者體九重宵旰之憂宣朝廷慈惠之澤平日風厲屬員不以

趨走承順爲恭不以便捷敏給爲能屬吏中有
實心愛民者不以其悃幅無華而鄙之不以其
迂拙戇直而棄之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爲殿最
寬之以歲月加之以激勸考成旣滿則上其績
於朝或如漢之賜爵賜璽書以旌異之必得可
繼其功者然後衝替如此則各屬向風羣相則
倣有不吏治烝烝者乎故尹鐸用而晉陽無繭
絲卓茂封而東漢多循吏上行下效捷於影響
端不誣也由是言之欲講賑荒之法當先籌備
荒之策欲致養民之效當先簡親民之官官得
其人則水旱無虞豐凶有備周官十二可無泥
其文矣此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所以必歸之知
人則哲之后也哉

周禮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檢討臣張鵬翀

鄭康成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

循賢紀身詩集 卷二十一
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
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
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
禮禮賓之

賈公彥曰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
舉之

臣謹按周禮爲成周致太平之書綱舉目張無
所不備而保息安養化民成俗之事於地官之
職尤詳臣夙昔講求以爲無變今之法不失古
之實者莫如今制所行保甲鄉約等法有比閭

族黨月吉象魏之遺意得其意而善用之則無
更張之擾而有復古之漸焉蓋王者之於民將
欲教之必先養之將欲養之必先有以整齊而
聯屬之而教養之政卽行乎其間五家爲比使
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
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此屬之有道也徒於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徒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
節則唯園土納之此制之有法也有小司徒以
統其衆有鄉大夫以均其力有載師以掌土事

有司稼以制民食有三物之教八刑之糾師氏保氏司諫司救之設以長其善而匡其失而又
有泉府以收壅滯委積以待凶荒閒粟屋粟以
供散惠施利其至詳至悉也如此蓋治四海九
州舉如其一鄉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今制保甲十家爲甲十甲爲保甲有長保有
正其整齊聯屬之法合乎比閭族黨之意而簡
徑易行其十家相坐之制或虞牽涉太多轉相
推諉則稍加變通叅用五家爲比有罪相及之
文五比爲保十保以上爲里保有長里有正制

皆如舊里統于鄉鄉統于縣令丞以下分巡四
鄉時時體察務悉民隱令四民各占所業毋相
混淆傭佃轉移及藝技雜流附於籍有役則按
籍均之給以食奇淫無益民用者與游惰同罰
壯丁二人保長以下輪值一人共相守望村置
鼓津置柵門關市肆倍嚴稽察使奸匪無所措
其足如此則一鄉之良頑勤惰緩急有無皆可
徧察而周知矣鰥寡孤獨廢疾有族黨收恤者
時加體察官給口糧者時親驗閱責成里保無
使失所或有凍餒流爲丐乞者卽時設法收養

有他處流丐須量爲安插使有生業或量給資糧移歸本籍不許再入我境此中或有盜賊混伏甚有采割人者可爲隱痛又有丐頭及雜流匪類相助爲惡宜嚴禁而絕其根則良民得安息窮民無失所此保甲之大要也邑有耆儒碩彥或仕而歸其鄉者請爲鄉老其次爲約正月吉率其鄉人而讀法講約倡明友助親睦之義而功罪相及之法行乎其中蓋天理民彝之大不可一日不講者不得因民生未厚而視爲緩圖也况今天下生齒日繁靡費日廣生養難

遂風俗益以偷薄鄉約之講尤不可視爲汎常必明五禮之序使明曉易遵申八刑之糾使警惕無犯至里塾之師亦必考核人品使董率子弟共遵循謹庶澆漓漸革親遜可幾鄉有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則約正書之三年無變則鄉老舉之所舉三人以上以鄉飲禮賓之且上達而俟察舉焉如所舉不當或素不教戒而麗於刑者鄉老以下議罰有差三麗於罰則更易之鄉飲弗賓如是則勸規並行功罪相及而羣知興行矣務使四境之內無盜賊無爭訟無凍餒丐

乞人勤耕織戶誦詩書四民樂業百姓親睦而後爲能行保甲鄉約之實效臣所謂無變今之法不失古之實者此也我

皇上廣睢麟之德心行官禮之法度察吏安民簡賢久任使上官無掣其肘小民各輸其情簿書期會日簡農桑教化日興上下孜孜交勉復倣漢時增秩賜金之意以風勵將中材知勉而賢能益奮成周太平刑措之盛必可得而致也臣以說經之次敬抒管見冀有裨化理之萬一伏惟聖主裁擇而進教之

周禮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編修臣劉綸

賈逵曰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一日也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卽布於邦國諸侯及畿內二鄙公卿大夫等建寅之月使萬民來就雉門象魏之處觀教象文書從甲至甲爲挾日而後斂藏于明堂也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

則使諸侯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也

臣謹按成周端本正始之義莫先乎立教故成法所在既已垂諸方策信及臣民而歲首必舉而縣之蓋天運周於上人事應於下此地官教法所由翼天官之治法以行也顧考禮文所紀布化承流之職至備且詳於邦國有諸侯於都鄙有公卿大夫次第以相及則是司徒出之賢百執事率其所屬而稟承之卽萬民亦得各就其長上而講明切究之矣乃雉門魏闕之間更爲之麗其教於象且麗其象於挾日而始斂者

亦以聖人之愛民周坊民至而目著心存之道寓焉爾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月令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命大師守典奉法王者於順時播化覺世牖民諸大政常使天下飲食寤寐莫不見其昭天地而燦日星然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以周之導民也溯其綱維所自振則權必統乎尊揆其服習所從親則治必詳於近如司徒始和教法其職要其屬繁其去民亦遠故其於法也曰布曰縣曰斂

曰施而不曰讀下此爲小司徒則曰頒灋鄉師
準之又下此爲鄉大夫則曰受灋鄉吏從之而
猶未讀者以其所統之州且有五也至於州長
乃一歲而再讀灋焉謂正月及歲時祭祀是已
至於黨正乃一歲而七讀灋焉謂四時孟月及
春秋祭禘與正歲是已至於族師乃一歲而十
四讀灋焉謂十二月之吉及春秋祭酺是已降
而至於閭胥並無常地無定時豈非與民愈親
則數愈密入愈漸而化愈深者歟夫民者邦之
本親民者教化之本聖人觀於鄉而識王道之

易此物此志也故方其敷教也勞來之詔固由
上以逮民而及其教成也風俗之書又自民而
登上再稽鄉舉里選之典閭胥選於二十五家
則敬敏任卹之小善可書矣族師選於百家則
孝友睦婣有學之累善可書矣黨正選於五百
家則德行道藝之大善又可書矣由是州長考
之鄉大夫賓之且以升於司徒而象益驗其明
法益知其備教益觀其成矣夫是故成周端本
正始之義莫先乎立教也

五族之義莫我乎立於此
志益快其前於益望其知矣夫豈知此風本
之極大夫齊之且以長行於外而樂益錫其
宋以勝計也蓋之夫善又何待矣由是而
宋文雖微亦學之景善何嘗不家玉幾於百
附諸地升地之小善何嘗不與諸國共
登土再諸鄉里之典固者故二十五年
土以安其而其意則也風俗之善又自是而
思此也此亦也姑式其德於也來之歸國由

周禮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
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
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監察御史_臣沈廷芳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
長而教令使之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
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_臣謹按周禮所言卽後世之保甲法也大司徒
之比閭族黨州鄉行于六鄉者也遂人之鄰里

鄴鄙縣遂行于六遂者也而五家爲比十家爲
聯則於族師之職言之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皐
奇衰則相及又於比長之職言之一官之中於
保甲之法惓惓數致意焉誠以治民之道散處
而雜治之則勢睽而法難週整齊而聯絡之則
情親而教易立人各有所統則互相稽察可以
代官長之煩家各有所聯則彼此調卹可以敦
睦嫻之俗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自古治四海九州之衆而不異於一井一
疆者誠莫善於保甲之法矣若夫奉行之道貴

乎務其實而不以其名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蓋
戶懸一牌里設一籍法似密矣然而里居之遷
徙不常生齒之登下無定今歲之所編或有異
於來歲春夏之所籍或不符於秋冬是不可以
按圖而索刻舟而求也周禮不云乎以國比之
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
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大槩比閭
之長以時稽其生齒之多寡民居之遷徙層累
而上之隨時更正互相考覈以符實數小司徒
復有三年大比之法以要其成是故法不煩而

政亦易舉至於澤居者編排之以舟楫山居者
編排之以棚寮山陬海澨無往不宜後世所以
推廣而行之者總不越乎比閭族黨州鄉之法
故無事則相保相受有事則相調相卹善則相
勸過則相規旌揚善行採之於鄉評郊遂有移
懲之以不齒設有追胥力作固可按冊而稽或
凶祲賑卹不難計口而授洵乎治四海九州之
衆而不異於一井一疆者莫善於保甲而爲萬
世不易之良法也

